

## 山背印象

□ 张雷

山背人，是住在河边上的人叫出来的，山那边的人。山背，是山北，山的背面，山脊背上。山背人是骑在山脊梁上的族群，他们住得高，住得远，人口多，另成天地。在河边的人看起来，他们从高高的双桥山那边翻过来，面有风尘，口音浓重，行事口味个色，犹如深沉的版画一样面目模糊又形象分明。

后来渐渐认识山背人里也有许多族群，我们看来差不多，他们彼此泾渭分明。以乡镇来分，横路、大洞、官莲、巾口，中心区在鲁溪镇，山背人的首都。

鲁溪原本不叫鲁溪，古代属仁化县，民国以大桥村为名，叫大桥乡。这个桥还是有来历的，唐代贞元年间建的桥，不知如今安在。后来改叫鲁溪，也许是因为鲁溪洞。

说起鲁溪洞，先捋一捋鲁溪的山。整个山背地区都属于幕阜山脉，隔着修河与九岭山山脉对峙。九岭山的山秀，尖，润，蕴着吴头的风骚。幕阜山的山莽苍，浑平，硬峭，端是楚尾的霸蛮。尤其到了修河下游一带，山不冒尖，都是钝角的斜横，棺材山、马迹山、北屏山、马鞍山，扯出一行渐趋于无的平缓心电图道，和内秀的山背人一样藏锋敛锐。山上松柏长茅卧石，甚少秀出林表。

果真如此浑朴么？山腹内洞明穴宝，孔窍玲珑，含金蓄玉，沉砂彩石。有百年采之不尽的钨硅金大理石等矿藏，还有鲁溪洞这等世间之奇景奇观，美颜山响洞这等牵耳骇听之怪隆异响。石佛洞、暇洞、雷公塘等不胜造物神迹。

或如其人。宋元有冷性十四宦，笔掌翰林，武有榜眼张大鹏，镇守一方。在民国更是“五里三司令，隔河两将军，二十四根黄皮带”，英才济济。究其原因，山地贫瘠，人多粮少，出产艰难，山上既不能砍木放排，也不能梯田种稻，缺水，没法。只能深耕滥作，一锄头下去，吃土都比别个多。山背人板扎，韧性足，秀才涌现，还多有牛心左性的怪才。明代夏太监正直刚毅，历事三朝，以国葬归乡，好一个不入流俗的宦官。清末为在南昌抚河边打下码头，穿火烧红的铁靴奔驰致死，福荫子弟百年，这就是山背人。闯江湖，创天地，山背人结团结伙，真比其他地方的人“恰嘎”。

或如其食。能把一样调味料吃成名菜的就是北屏山下鲁溪人。辣椒粉炖猪油渣，辣甜辣甜，撞色味蕾，咸鲜弹口，尽得真味。这道山背名菜一定得是北屏山

一带出产，红壤土种植，低温强日照，雨少云雾多，辣椒肉厚晚熟，个大皮薄，石臼舂成粉，石磨碾成酱，别地无此风味。蕲荒川苕，北屏山上的武苕不叫川苕，泡茶炖肉，药性平和香味馥郁。山背谷烧，把山里人的谷烧酒也喝成了红彤彤叫得响的名头，应酬宴客，席上有山背人，心里要打个激灵。

或如其音。鲁溪是茶戏窝，武宁采茶戏下河派阵地就在这里，村村有剧团，名角辈出。不同于修河上游的上河派长于身段做打，取笑打诨，奇趣百出，山背人老实唱戏，长于唱功，行腔流畅自如，独有采茶戏“九板十八腔”的“汉腔”，抒情悲恸凄婉，动人衷肠。

二十一个世纪过去后，山背人与山下的人来往密切得多，却仍是享有山背这一称号。他们身上还有说不尽的滋味，让山这边的人琢磨不透的神秘感，和走不到底的鲁溪洞一样幽深的意味，辣椒粉一样辣甜的矛盾碰撞的新奇。每一个到武宁来的朋友，我总劝他们去一下山背，不到这里始终不认识完整的武宁。

## 探访马鞍山

□ 柯干景

戊戌仲夏，大雨初霁。武宁报社和县作协组织大家赴鲁溪镇采风。由向导带领，三十多人鱼贯而行，向马鞍山进发。沿羊肠小道步行，须臾至山脚下。烈日炎炎，个个满头大汗。山谷绿叶丛生，荆棘密布，小虫上下飞舞，蝴蝶轻展，蜜蜂嗡嗡。几张伞盖如画，五颜六色，随人移动。向导老柯挥舞砍刀，清除杂草枝蔓，停停走走。少顷渐见高树林立，枝繁叶茂。穿行在林里，凉风拂面，清香扑鼻，大家在气喘吁吁中穿过了下岩，好不容易来到了中岩。当地人上马鞍山，按照裸露岩石的高低远近区分为下岩、中岩、上岩。中岩地势稍窄，土层厚实，雨水过后，泥泞湿滑，向上攀沿，处处有下滑痕迹。枯叶满地，举手投足间，常常步履趑趄，或攀枝僵持，或匍匐下坠，一步三摇，登山不易。

上岩几近马鞍山顶，土壤层平坦开阔，杂树茂密。岩石成片，或尖如锥子，或钝若铁砧；或屏风相隔，或怪石嶙峋；如花瓣开放，似银簪束发；如蛙栖荷叶，似犀牛望月。我们在闲聊中爬上了海拔400余米的山鞍山上，向导老柯向北攀岩登高，去除岩壁四周杂草荆棘，招呼大家登高望远。大家蜂拥而上，你唤我呼，有的扶枝抬脚，有的手脚并用，战战兢兢，提心吊胆，陆续登临岩顶。目之所及，风光霁月，美景如画，众人异常兴奋。北望幕阜山群峰连绵，重峦叠嶂，千峰万仞，缥缈无际。俯瞰集镇，316国道象铅笔勾勒地图时的一条粗线，由东而西，蜿蜒曲折，掩映在崇山峻岭间。国道两边，村寨相连，房屋相依，白墙红瓦，不见尽头。摄影师立在岩头，抢拍镜头。众人纷纷高举手机，拍下了蓝天白云下，壮美鲁溪的一幅幅美景。

时过中午，骄阳似火，不可久居。向导早已廓清枝蔓，疏通小径，大家七弯八扭，侧身低头，缘岩过隙，回到了树林里。右折往上，登上了海拔四百余米的顶峰。林间不时见到圆形的浅坑和零落的块状混凝土，向导说这是当年日军挖战壕而浇筑

的。这些勾起了大家对七十多年前的那场战争的追忆：1938年8月南浔会战后，日军沿瑞武线南进，策应万家岭之敌突围，向武汉进犯。国民党军李玉堂部和王陵基部为保卫武汉，先在鲁溪王坪坳(马鞍山山下)，官莲牌楼下一带激战，后移至巾口棺材村一带阻击日军，此战双方投入兵力七万多人，死伤无数，战斗极为惨烈，方圆几十里，硝烟滚滚，战火弥漫。为阻敌西进，中国军人在马鞍山上构筑工事，严阵以待。日军为打通入鄂门户，展开激战，攻占了马鞍山。日军一连兵力，加固工事，建立碉堡群，顽固坚守。三年多中国军人与日军无数次鏖战，双方短兵相接，血染山坡，尸横遍山，若干年后村民还能看到山上枯骨成堆。可以想见，这座集居一隅，形如奔马的马鞍山从历史的烟尘里走来，经过多少岁月的洗礼，战火的考验，饱受了多少痛苦和磨难啊！

时光荏苒，山河依旧。如今的马鞍山，沐浴着时代的阳光雨露，焕发青春。环山而居的双溪、胡山、大堰、大桥、鲁溪、南冲六个行政村总计一万二千人，在这里世代居住，繁衍生息。全镇三分之一的人口集聚在这方圆不足十平方公里的地方。自古以来，这些子民们在战争岁月里倚仗这座高山躲避战祸，抵御外来入侵。在和平年代，特别是上个世纪最困难的时期，仰仗着山上野果、苦菜度过了饥饿的岁月。

也许得益于马鞍山的厚重和眷顾，当地村民向来尊师重教，即使在缺衣少吃的年代，逢年过节也会延请老师堂前受敬，这一习俗世代相传，蔚然成风。所以这里民风淳朴，文风厚重，孕育了读书尚文的风气，送子读书，自古皆然，所以当地才俊，古今皆闻。



## 鲁溪的容颜

□ 翁铁童

人才辈出；而村舍俨然，蔚为风光。人是他自己认定的价值，有这样一种价值观，所以成为一方风俗之根基。

一种物事，但凡言山背，仿佛是世间的一个品牌。即便语言，亦称山背话，而不随风更改。赣地方言本来多粗硬，而山背话却婉转如歌。其中的古音古字学问，我以为可以作为一个学位来攻读，亦足奇矣。

一个地方的文化人，是一个地方的元气。鲁溪的元气充沛，我正是通过这里的文化同道认识的。

乙未初，余阳开出版武宁历史上第一部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《老屋场之歌》，皇皇四十万字，可谓卷帙浩繁。其用方言土语，讲山背民俗，又融入家国大义，有独特之价值。我对这部巨著的认识是：一轴赣北民俗民情画卷；一个山上唯美爱情传奇；一部惊心动魄抗战史诗；一面反思苦难历史镜子。因为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，地方作协、报社和鲁溪镇政府联合为这部作品开了一个研讨会，有省里专家、编辑及本地作家四十余人参加研讨，并一起到北屏山采风。我有幸主持这个活动。正是通过这部作品及研讨活动，我得着一个山背人的印象，那就是老班人传下来的讲情义、讲信义、讲忠义的形象，也是这部长篇小说主人公翁张绪太的风骨。

丁酉秋，梅颜夏涓涓邀请本县文友到乡间雅聚，我名之为江南竹林堂中秋风雅颂。活动分采风、诗会、灯彩、茶戏等环节，一村老少，齐聚一堂，共度佳节，留下难忘的印象。与会作家、诗人创作诗歌，出版专辑，一时传为佳话。一个山村，有诗社，成员数十人，出版诗集，举办诗会，劳作之余有精神家园，乡村振兴，于此可望。

戊戌春，夏海琴邀约同道枫树踏青。我有古风赠之，其词曰：“山背夏海琴，邀约枫树村。宴客上土菜，陪酒有乡亲。屋场桃李艳，田野铺黄金。有菜名诸葛，有草称五灯。多少世间美，寂寞不知名。北山访古树，沧桑何其深。雨登南山顶，庵前瞰众生。何处长春色，同道能几人。江南风雅颂，微吟赠与君。”云云。就是这一点一滴，有世上人的美好，人客来家有春风浩荡，虽然也许不为世人知晓，譬如山间佳木，自美其美，自

成风度。

四

赋闲以来，应柯水生君邀请，主编地方报纸副刊。一日，得到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刘志刚教授一篇大作，是写余心乐的公，万余字。拟删节在副刊做一个专辑。为做好版面，想到网上找余公的简介及图片，结果为空白。有一个名为余心乐的却是台湾的。一个文化巨人，竟被世人遗忘若此。一叹。

丙申夏，熊自安君履新鲁溪。越明年，政通人和，产业兴旺，而因文化振兴。毕竟，要把一个地方做大，可以起高楼；而要把一个地方做伟大，只有做文化。乃余阳开等诸君编辑地方历史文化图书，历时一年余，而初成规模。于是，一方文化精品得以保存与传播，功莫大焉。

又邀请地方作家朋友到鲁溪采风，共议大计，增添新作，有美意存焉。同道三十余人，登马鞍山，观一川风景；看采茶戏，古老的艺术，常唱常新。游双新英山茶园，新竖条带如浪，高山新景，蔚为壮观。访灵台寺，与法首师谈话。唐朝的一座尼庵，青灯古佛，孤立山腰，与白云为伍，文化坚守如斯，亦令俗世汗颜。与文友座谈，而有厚望寄之。

五

风雅颂是中国文学的开始，也是中华文化的源头。颂的本义是容貌，而作为一种文体，应该是要陈列美好。我以为，一个地方的容颜，根本上来说，是一个地方的精神面貌。

邀熊自安和余阳开先生嘱，要我来给这本书提点建议，写一点文字。我是一个贫瘠之人，鲁溪的宗庙之美，百官之富，我又如何能得着门径，而推却又不恭敬。由是，效古人呦呦鹿鸣意，写下这些，作为点贻。

好在此书所选作品，既有鲁溪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，如文友李飞亮、余锦标、陈华、柯善志等作品都可一览；也有外间写鲁溪人事最有代表性的作品，如学者陈政、诗人钟新强、女子文学社社长张雷等写鲁溪人物、风情的作品令人惊喜。可以说，这部著作，囊括了一方精品力作，庶几可成地方之文峰，由衷仰望，并热切期待其问世。略述管见，以为之序。



登山马鞍山 蒋德先摄

西  
海  
陈世旭 题

## 伯乐农庄

□ 张国扬

青山邀来了太阳  
太阳唤来了纯净的风  
纯净的雨就连空气也原汁原味  
金色的土岗横卧着无数的大棚  
绿色的蔬菜一笑

就散发大自然的香味  
主人说你们可以放心享受  
纯天然种植我啃完一个不小的黄瓜  
向大自然走近了一步  
真美慕在这个食品安全没有保障的世界  
还能找到一片如此洁净的土地  
种植良心

陈世旭 题

## 南山

□ 柯帆

多少年了  
以一匹马的形象傲然独立  
无论是瘦骨嶙峋  
而高昂的头颅  
站成不屈的山背人的形象  
是五里三司令的横刀立马吗  
是《大屋场》仰天长啸吗  
哦，时光的流年里  
是一代代父辈们般的鱼樵耕读  
诗书济世吗  
我是马鞍山下孕育的儿子  
我要自豪地告诉你们  
原来啊

马鞍山有一个公众的名字——南山  
我在南山长大  
生于斯 长于斯  
南山可以种豆  
可以采麻  
可以嬉戏  
可以繁衍生息……  
一代代  
万年不止  
原来南山就住在《诗经》里  
昨夜啊  
我又梦见了自己跨上马鞍  
带上山背谷烧  
高山辣椒……  
挽起西海一路前行

## 英山茶香

□ 钟新强

小小的青山，褪去了杂树、荆棘、茅草  
挖掘机，在山的身上剥出层层的梯田纹路  
山不仅仅是山，还是立体声的唱片

从浙江安吉茶场  
移民来的绿色音符  
在此山安心定居  
在海拔六百米高的地方  
奏出悠扬旋律  
茶农，挥舞锄头

在山头上填写歌词  
宏大的叙事歌开始唱响  
多年的寂静，慢慢退场  
山还是那座山  
震满茶叶树的青山  
更是金山，银山

一只前来采风的无人机  
盘旋在英山上空，飞得高看得远，看见几年之后  
鲁溪的农业乘着浩浩的茶香振翅，飞翔

## 高山辣椒

□ 余锦标

长于高山之巅  
从不与化肥农药为伍；  
高傲不羁的灵魂，  
只做风的友人。

常饮玉露，  
早已沁甜患质；  
多沐高空骄阳，  
又修得赤红辣椒。

从翡翠到麦加石，  
早已听出了远方的渴盼  
而你，只有惺惺的相惜者，  
才能赢得心甜火辣的日子。

## 供读做屋最堪道

□ 李飞亮

地向社会提供智力、财力，包括对社会上老、弱、病、残、孤、寡的扶养义务。

有了家族的基本特征，山背人送子女读书就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。“学而优则仕”恐怕是千百年来不变的规律。读书才能出人头地，一个人当了官，不但光宗耀祖，也是全村族人的光荣。“山背出人才”是武宁人的共识，也和拼命送孩子读书有关。就拿鲁溪镇来说，俗传民国时期大桥河“五里三司令，隔河两将官，二十四根斜皮带”之说，虽无细考，但确有其人。鲁溪人常引以为荣！于是，只要儿子有读书的天赋，不管有钱无钱，倾其所有也必须供他读书。有的家族掌管人就会发起募捐的形式，纷纷赠送“喝茶钱”，送到家长手中，资助读书人。有的困难家庭直接由家族族产中全额提供送读。当然学子学成为官，也要知恩图报，报效家乡父老。山背这种乡风民俗不知源于何时，至今仍然风行不衰，就是文革时期也没有隔绝。笔者和另一个同村同姓同学于1970年毕业于金水中学首届高中，搁在过去，我俩也算“秀才”了吧。放学那天，家乡闻讯，李姓3个村庄集中敲锣打鼓迎接至三官石，在老上屋摆酒席接风。那是我

记忆最深的！也是最后一次的乡亲集中迎接毕业生了。现在考上大学才会摆酒，虽不集体迎接，但赠送“喝茶钱”却不减当年。

山背人另一个传统，就是做新屋盖新房。所谓安居乐业，必先有其居。有钱的高楼大厦，无钱的茅棚泥巴。房屋在过去，在现代都是衡量一个人家财富、事业、能力和品位的标准。房屋差，不但脸上无光，而且被人看不起，连老婆都要不来。所以山背人倾其所有，不惜重金，甚至花一辈子积蓄或举债数万元就为建造一栋属于自己的新房屋。在改革开放前村民并不富裕，一般是砖瓦房，“外面漂漂亮，里面一包糠”即是当时的写照。改革开放后，外出务工人员越来越多，年薪几万很普遍，几十万上百万的也不乏其人。他们一个共同点就是致富后在农村建房，建房形成攀比之势，规模最大化、户型别墅化、设计现代化、装饰城市化。不管是过去和现在，山背人建新房，都请全村人吃酒席，村里人也不是白吃白喝，在以前每家要帮做义务工3天。现在有些包工包料，不用帮工了，村里人喝了完工酒，也作兴送上红包了。